

赤皇吟·
茵翁英珊

狼 荒

你的心是一颗太阳却破碎了我的心是一轮明月却再不能高悬

回不到你的声音见不到你的容貌我的心正在被圣火轰轰烈烈地燃烧

狼 荒

赤皇吟·菡翁英珊 著

民 族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狼荒/赤皇吟·菡翁英珊著. —北京:民族出版社,
1997. 12

ISBN 7-105-02878-5

I. 狼… II. 赤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5012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9½ 字数:237 千字

印数:0001—800 册 定价:16.00 元

上 卷

绿萼梅

开 头

阿尔泰山冰峦林立，奇峰险壑中，有一个驰名的蝴蝶谷。从谷里流出一条清溪，尾系高山雪地，将融化的冰水，潺潺涓涓汇聚起来。寒冬腊月，朔风锁溪，凝冰半尺，形成一条蜿蜒的玉带，水声依旧在冰下低鸣。短暂的春光一闪便到了夏季。山坡红花极盛，经风一吹，花瓣簌簌成云，飘在溪上。五彩蝶儿翩跹追逐，又成群结队葬于溪中。秋霜期短，轻轻一抹，便红了两谷绿叶，倒映于溪上，流水变流火。这条清溪半年似玉，半年似火，因有如此浓烈的色彩，故名“胭脂溪”。

以胭脂溪为界，盘居着两个部落：溪北为白龙部落；溪南为乌龙部落。在各自的领地上，两个部落又各有一方宝地：胭脂溪北有金葫芦草场；胭脂溪南有冰葫芦温泉。草场与温泉隔溪相对，争妍斗姿。草场依山傍水似葫芦，是牧人天然的春夏窝子，地肥草鲜，风吹草低处才能见到云朵般的羊群。白龙部落视青草如金。温泉座落在一个山脚下，一股热矿泉从一汪碧水的潋潋清光中冒出来，翻着浪花，状似蘑菇，四季喧响。尤其到冬季，热气弥漫数里，温泉成了朦胧的仙境，终年不断沐浴者。传说沾了这神水仙气，便可延年益寿。这温泉依傍的山，雪线之上，有一个葫芦状的山头，终年冰封雪裹，冰葫芦温泉便由此得名。

金葫芦草场和冰葫芦温泉，自然是归它们的部落首领所有。

白龙部落的首领库尔班阿里，紧揽着金葫芦草场，同时也垂涎冰葫芦温泉，做梦也想将温泉霸为自己的领地；而乌龙部落的首领萨曼，则是搂着冰葫芦，馋着金葫芦。两个部落为了一对葫芦争了一代又一代，各自都想吞并对方，终又吞并不得，互为冤家，代代结仇，几乎年年对阵火并，不知延续了多少年代。到库尔班阿里和萨曼这一代首领，两个部落每年都要选精马壮汉在这胭脂溪的冰面或流水中对阵一次，常常是杀得不分胜负，才各自洒血抛头而归。这种火并沿袭成了不是习俗的习俗。这胭脂溪中的“胭脂”，早已不仅仅是叶色花影蝶翅，又有谁晓得其中调进了多少人的热血

.....

第一段

胭脂溪上游有一座峰峦，雪鸡鸣叫，雪雾飘散，雪莲花白莹莹怒放在冰坂上。半山里盘旋着一条羊肠小路。这天，突然有一匹骏马从崖后飞奔出来，乘马人肩披大斗篷，飘飘如黑蝶，见路旁有一片浓密枯草，便急侧身于马腹，把一个毡包掩放在草丛里，又打马前奔。这时，崖后奔出五匹乘马，急追而过。马上高声狂呼：“抓住她，杀死她！”眼见前方“黑蝶”扬鞭催马，奔至绝壁悬崖，跌进深谷。紧接着风雪也降临了……

狂风掀雪浪，像一头发怒的银狮，在阿尔泰山的谷壑里奔腾吼叫，只搅得群山寒彻，白茫茫一片雪烟。寒风席卷的山道上，隐隐传来驼铃的叮咛声，不一会儿，十匹骆驼重载压峰，摇摇晃晃转过了山崖。驼队前后，走着一老一小。在前面牵着骆驼缰绳的，是哈萨克族巴郎(小孩)耶尔扎达，他只有十岁年纪，个头还没有骆驼腿高，一堆蓬乱的淡金色头发，脸冻得通红，颧骨高突，深陷的青杏一般圆的眼睛炯炯有神。裹一件羊皮袄，穿一条夹裤，蹬一双露趾破毡靴。要不是两手紧紧抓着缰绳，风雪就会把他卷走。跟在骆驼后面的中年人已有五旬年纪，一张黑黝黝的脸，大风雪里竟裸露半截胸膛，一丛黑乎乎的胸毛如峭岩上的碧草。敞襟的老羊皮袄，在山风中呼啦啦响。这个名叫哈力的回族汉子，将手掌在嘴前对成喇叭，迎风呼喊道：“喂——耶尔扎达，把缰绳缠在手腕上，抓住救

命绳……”数十步外，一个尖细有力的声音回应道：“爸爸——你也当心哪！”哈力听到了儿子的声音，两眼放着光彩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哪个恶刹得罪了风神雪仙，安安静静的山，眨眼就摇出一天雪！”说罢，从腰间取出酒葫芦，哗哗地向嘴里倒。

哈力祖籍河西走廊，本是马步芳的骑兵，随马家军出塞。马家军横扫巴里坤草原，席卷哈密古城，他却因重伤被遗弃荒野，面对悲风狼烟哀叹。后来被一俄罗斯族老人营救，抬回家中。伤愈后烧了戎装，发誓不沾兵刃，泣拜俄罗斯老人为义父。老人身边有一女儿捷朵娃，爱哈力豪爽大义，两厢情愿，情投意合，便结为夫妻。一家老少三人，多年游居巴里坤一带，稔熟哈萨克、俄罗斯、维吾尔三种语言，也精通汉语。生活习俗大都哈萨克化了。后来，巴里坤一带屡遭战乱，捷朵娃的父亲不幸死在马家军的屠刀下。哈力携妻随哈族牧民逃往西北阿尔泰山区。途中多情重义，收留了趴在阿帕(妈)尸体上悲嚎的孤儿耶尔扎达。三口人投在哈萨克部落首领库尔班阿里帐下为奴，居金葫芦草场，住毡房，牧羊拉骆驼。荏苒光阴间，已送去阿尔泰五个春秋。

哈力肚里有了几口烈酒，顿觉热浪卷身，迎着风雪，情不自禁唱出几口河西的“花儿”。那雪粒子迎着粗犷的歌喉扑来，撞在他乌黑的额上，旋即化成一粒粒水珠儿。一曲“花儿”未了，听得儿子在骆驼前高声叫道：“爸爸，你听！草丛里有小孩的哭声——”哈力刹住歌声，几步跑到耶尔扎达跟前，用力勒住了驼缰，那十匹骆驼停立在风雪山道上。耶尔扎达抢先迎那微弱的哭声跑去，拨开浓密的枯草，便见一个毡包横在地上，欲去掀那包儿，哈力扑过来，一手扯开儿子，黑眉一挑道：“掀它做什么！”一臂儿将那毡包揽起，裹在宽大的羊皮袄里。心想：“这孩子怕是快要冻僵了。”扭头催促儿子道：“快走。”驼铃又发出呆痴的叮咣声。哈力一手揽着孩儿，一手抓过腰间的酒葫芦，额外多喝了几口，吆喝得那十匹骆驼加快了步伐。毡包中的孩儿得了怀中暖气，止住了啼哭。哈力不放心，轻

轻裂怀拨开包儿一瞧，一对亮亮的眼睛眨动着。哈力朗朗地笑出声来……放眼山路，见风雪中疾驰来五匹马。乘马人并没把哈力的驼队放在眼里，骑士道：“只可惜了那女人的小崽子也一同落崖摔死……。”马在哈力身旁驰过，接下去的话他再也听不清了。单这一句话，他便意识到怀中的小生命不同寻常。

耶尔扎达同父亲穿过冰山风口，又行了一天一夜，在库尔班节的前两天，安全回到自己的毡房。捷朵娃已在毡房里为丈夫和儿子烧好了奶茶。火堆吐着金红的烈焰。虽是破旧的毡房，经捷朵娃灵巧的手拾掇点化，倒也朴实、干净、利落，终日暖融融的，散发着春天的气息。捷朵娃凭自己多年的经验，听脚步声便知亲人们归来了，起身掀开毡房门的暖帘迎出来。耶尔扎达一个箭步投入妈妈的怀抱。捷朵娃紧紧地搂着儿子，又用温暖的双手捧着儿子的脸，笑盈盈道：“你们出去拉骆驼，我盼落了日头盼灭了星，喜梦恶梦轮着做，担惊受怕。唉，我悬着的心又一次落了地。看你哟，小脸都冻成红苹果了。你爸呢？”耶尔扎达闪着神秘的眼睛，悄悄道：“妈，我们拣了一个孩子！”话音刚落，哈力已抱着毡包里的孩子来到他们跟前。三口人亲亲热热进了毡房。哈力把毡包递给妻子道：“你快把这包儿打开，孩子怕是饿坏了。”

捷朵娃将毡包放在花毡上，解了捆绳，把毡片轻轻打开，欢声叫道：“哎呀，是个女孩！”小女孩因身子剥掉了毡片的围裹，四肢轻松，摇臂伸腿，高兴地笑出声来，咿呀咿呀地叫着。耶尔扎达挤上去，见这女孩不满周岁，油亮的黑头发扎成几十根小辫子，戴一顶银丝绣花小帽，眼睛大得出奇，两片小唇鲜如花瓣儿，脸圆得似草原中秋的明月，便从心底里喜爱。遂抱起来，在毡房里摇呀摇，逗得小女孩呵呵笑个不停。耶尔扎达双目凝视她的臂膀，突然惊叫道：“爸爸、妈妈，你们快来看，她臂上开着花儿呢。”哈力走过来，仔细一瞧，惊喜地叫道：“哎呀，这是纹身，臂上纹的是朵‘绿萼梅’！”一听“绿萼梅”，捷朵娃也惊呆了，眼神里溢着仰慕之光。哈力神秘

兮兮道：“这孩子有来头的，可不简单，是英雄的骨血，你忘了草原上‘绿萼梅’的事啦？”捷朵娃将女孩抢在自己怀里紧紧搂着，眼盯着丈夫道：“我又不是孩子，胭脂溪两岸谁不知道！萨曼老贼就恨这‘绿萼梅’。上个月库尔班阿里不是还代萨曼传信，谁要抓住臂上纹‘绿萼梅’的，过溪到萨曼那里领五十只羊的赏。”哈力道：“这些年常常想见‘绿萼梅’，我与‘绿萼梅’心贴哩，我能去干那丧天良的事！？”

“绿萼梅”？耶尔扎达睁大惶惑的眼睛。哈力见此，便讲了一段“绿萼梅”的故事——

提起“绿萼梅”，便令人想起绿风梅火。用萨曼的话说“是草原上游荡的妖魔”。“绿萼梅”是萨曼部落里一队神出鬼没的骑士，专门与头人对抗，男女大约有数十人。他们的领头人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妇人，人高马大，粗犷有膂力，紫糖脸，嘴角一点黑痣，长得极俊秀，且歌喉浑圆嘹亮，弹得一手烂熟的热瓦甫。草原上都称她紫糖歌神，她的真名叫尤钵萝。

紫糖歌神尤钵萝，自幼不知父母是何人，花草上养，马背上长，学了一手套马绝技，练了一手好琴弦，岁月烟云过，她长得壮如草原上的山，秀如天上的月，慢慢的，人们见她背上有了一把铜壳热瓦甫琴，肩上多了一捆套马牛筋索。后来，人们又发现她的热瓦甫不但能用来弹奏名曲，还能用来做“琴锤”，舞来生风，敲人头顶能脑浆四溅，击人四肢能断筋碎骨。人们说，是胡大把她送到草原上来的。她弹琴唱着歌，走遍胭脂溪一带牧民的毡房，遇长者便直呼父母，遇同辈便称兄弟姐妹。她最恨有钱有势的萨曼，萨曼的财富尽是她无数父母兄弟姐妹的血汗。她想除掉萨曼，让草原上的人都过太平日子。

要论“绿萼梅”的由来，是因了萨曼的老父那次过生日寿宴。他要用高寿的三十对夫妻心摆宴，于是，就有六十个牧人被拴到冰葫芦温泉浴了身，再被宰羊尖刀拨出滴血的心。紫糖歌神尤钵萝

闻知气红了眼，领着受害者的子女，蜂拥到头领府报仇雪恨。她在羊油火把辉映的首领府门前，将热瓦甫弹得如暴风骤雨般响，卫士们单听到琴声，便吓得魂魄尽飞，软塌塌瘫在地上；宴席上的人闻琴声也吓得面色煞白，毛骨悚然，琴声嘎然而止，宴上人呆若木鸡，待萨曼第一个醒来吆喝卫队的时候，只听耳边“嗖”一声飞过一道绳索，不偏不斜，恰好套住萨曼老父的脖子。寿星老儿如一个肉球滚到门口，经铜壳热瓦甫一击，脑浆便溅出来。没来得及逃命的，都死在了紫糖歌神手下。萨曼逃出去，纠集了他的数百打手，围起了歌神尤钵萝一队人。经过殊死拼杀，尤钵萝突出重围，带着她的兄弟姐妹避到山林里。数十人围着歌神，都说已是无家可归，不如结伙成团，把草原闹个地覆天翻，杀尽萨曼豺狼，为惨死的父母讨尽血债。一致推尤钵萝为“帅姐”。她答应下来，每个人的臂上都纹了一朵绿萼梅，尤钵萝道：“‘绿萼梅’是我们结伙成团的名号，意思是还我草原本色。牧人不分贵贱，凭勤劳的双手立命生存。谁要喝牧民的血汗发福，用牧人的尸骨筑巢，‘绿萼梅’就去灭绝！”从此“绿萼梅”的人都乘了枣红马，行踪万变，东西南北如流火，一时轰动了草原。

萨曼丧了父，与“绿萼梅”结仇，怒火集在紫糖歌神尤钵萝身上，又暗中艳羡她的过人膂力，折服她琴锤牛筋索的武艺，更垂涎她绝美的姿容和唱落月亮的歌喉。便不惜代价收买她，妄图揽进怀来做美神和保镖。他想：有尤钵萝效力，不愁吞不掉金葫芦草场，独霸草原，独撑蓝天。用他老父的命换这样一个美人，也是化仇为喜的事。于是将几百只细毛羊、几百疋绸缎白白送给了“绿萼梅”，歌神尤钵萝转手都分给了牧民，丝毫没有动心。萨曼的安抚梦终没做成，得到的只一句话：“用萨曼的人头来换！”萨曼恼羞成怒，去劝白龙部落的首领库尔班阿里，两部落合歼“绿萼梅”，白龙部落因“绿萼梅”并不危及胭脂溪北的金葫芦草场，故不予理睬。这样，乌龙部落的首领萨曼，外有白龙劲敌，内有大患“绿萼梅”，如

惊弓之鸟度过五载不宁的年华。一个月前，“绿萼梅”意外遭了厄运，纷纷传说，怕是没有几个人活在世上了……

哈力自言自语道：“嗨，我真傻，还呆在家里做什么。‘绿萼梅’的人没被杀绝，那个悬崖落马的人假如是歌神，万一她没死……我要找到崖下亲眼看一看。”捷朵娃道：“要去也要待明日，你累成了这样子，老骨头受不了的。”哈力瞪眼道：“救人十万火急，不知也罢了，既知是‘绿萼梅’的人，咱不去救谁去救，滚着爬着也要去！”说罢穿了衣服便走。耶尔扎达道：“‘绿萼梅’真好，要真能见到歌神尤钵萝，我认她做干妈！爸，我随你去，有个伴做帮手，省得妈不放心。”哈力不吭声，拉了儿子便走。捷朵娃抱着女孩，伸手抓起酒葫芦，喊道：“带上酒啊——”

两匹马奔向冰山风口处的悬崖。耶尔扎达打马赶上，与哈力并驾齐驱，在呼呼的风声中，他被“绿萼梅”揪着心：以前听说过“绿萼梅”的传闻，那是听神话一般可望而不可及的，眼下要亲身救“绿萼梅”，也许能见到紫糖歌神了，便觉得很神圣，很兴奋。问哈力道：“爸爸，尤钵萝是什么意思？”哈力道：“紫糖歌神女英雄的名字，雪荷花的意思。”耶尔扎达道：“你见过她吗，认识她吗？”哈力豪迈地答道：“认识她，可没见过她！没关系的，孩子，有那琴锤牛筋索为记，见了准认得出！”他们再也不言语，一个劲地催马疾驰。在呼啸的冰山风口，残雪败枝腐叶漫天飞旋。他们精心察看崖下所有乱石林丛，只找到一匹僵死的枣红马，几乎已被腐叶封埋了。这无疑是落崖人的坐骑。他们心中惶然，牵着马反复细察，走遍方圆几里路地面，没见一个人的踪影。耶尔扎达落下泪来。哈力举起酒葫芦咕嘟嘟灌了几口，双眉一展乐道：“孩子，该喜，你怎的哭了？你想，人死尸必在，方圆几里不见尸，人必是活着的。只是不知这‘绿萼梅’到哪儿去了，但愿她是歌神尤钵萝，胡大保佑她。”

哈力带儿子骑马回家，心中也喜也忧，两人齐声唱起尤钵萝唱遍了草原的那支歌——

草原上有乌云，更有阳光和彩霞
草原上有豺狼，更有鲜花和骏马
真情不结怨，相爱无倾轧
携手蓝天下，牧人是一家
牛羊欢腾在草原，毡房牵动着年华
奶茶香醉了笑靥，美酒润开了心花
啊咿呀
啊咿呀

返回家中，哈力坐在火堆前，从铜壶里倒出一碗奶茶，唏唏地喝起来，双眉一展，有滋有味，向妻子叙述觅寻落崖人的经过。最后，似是自言自语道：“我断定这孩子是个维吾尔族人，她的亲人遇难了，我们就养着她吧。咱日子虽苦，添枝花儿，苦中有乐哩！”捷朵娃有几分伤感，就更怜悯这孩子了，说道：“无缘无故谁舍得丢下这么漂亮的孩子。也巧，孤儿孤女都让你捡来了。”哈力不愿让儿子听到这样的话，一面用眼神瞋着妻子，一面悄悄戏言道：“你不会生，我会捡哩。”捷朵娃悄声瞋道：“老没正经的，当心奶茶烫烂了舌头！”耶尔扎达专心引逗小女孩，并没听到父母的言谈，哈力爆响在毡房里的一串笑声，倒把他从沉醉中唤醒了，睁大眼睛好奇地望着哈力：“爸爸，你和妈在笑什么？”哈力道：“笑什么？笑你有了亲妹妹！”捷朵娃道：“添了漂亮女儿，总该有个漂亮名字叫才相配。”哈力道：“阿尔泰地方可以沙里淘金，我们回、俄、哈、维四族一家，这阿尔泰的角角落落里，怕是难寻哩！就给她起个维族女孩的名字。”耶尔扎达眉飞色舞道：“爸，妈，就叫她‘胡鲁西黛’好吗？”捷朵娃拍掌道：“好听，好听，就依了你！”哈力点头，高兴地将一碗奶茶咕咚咚饮尽。耶尔扎达双手举着妹妹，欢叫着：“胡鲁西黛，胡鲁西黛……”胡鲁西黛稚嫩的笑，像煮沸的奶茶一样甜馨醉人。捷朵娃

抱过胡鲁西黛道：“小妹妹该吃东西了。耶尔扎达，你也快喝碗奶茶暖暖身子。”

哈力脱掉老羊皮袄，倒在毡铺上歇息，不一会儿，便把妻子儿女隔在梦外。一个好梦没做完，库尔班阿里的管家肉孜，挺着大肚子，酒气醺醺摇摆进来，盯着横卧在铺上的哈力，大声命令道：“哈力，老爷吩咐下来了，好马好刀已为你准备好，明日去同萨曼的人火并。这是老爷赏给你的酒。”说罢，将那一皮囊酒扔在哈力身上。哈力半睡半醒，听到“火并”二字，便睁开眼睛坐起来，用手拍着黑绒绒的胸毛道：“又要去火并，打呀，杀呀，何时算了？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同顶一方天，同立一方地，和睦相处有多好！抡出刀去就要淌血呀……”肉孜道：“萨曼的人多年来想霸占我们的草场，能和睦得了吗？你不从命就找老爷去说，他的宝石杆马鞭子等你解饷！”肉孜轻笑三声，扭身便走。哈力双拳一插前胸，发出一声长叹，然后抱起酒葫芦狂饮，天摇地转，醉倒铺上。

捷朵娃怀抱着胡鲁西黛，单闻管家肉孜道出三声“老爷”，心便颤栗了三次。她的脸刷地苍白了。然而，丈夫和儿子并没有注意到她心绪的骤变。耶尔扎达为妹妹去借小摇床去了，哈力用烈酒麻醉着满腹忧伤。捷朵娃轻摇着胡鲁西黛，小女儿也安然入睡了。毡房里一时静悄悄的，她的眼里绽出泪花。捷朵娃有满腹不能同丈夫和儿子讲述的怨愤，只能暗暗深藏在心中……

捷朵娃虽已四十岁，身腰仍长得丰满轻盈，脸色白皙，碧蓝的眼睛洋溢着青春的光彩，人到中年，风韵不减。库尔班阿里老爷贪馋捷朵娃身子已久。一次，哈力父子外出放牧，库尔班阿里便趁机到捷朵娃毡房里来，花言巧语诱惑不动，便依仗强悍的臂力奸污了她。扔给她一挂项链条道：“敢透出风去，杀你全家！”受辱的捷朵娃仇恨交加，又不敢放声痛哭，只得把难以排解的忧怨深埋心底。她把那一挂不干净的项链扔到胭脂溪的冰窟窿里去了，打定主意，誓死不告诉任何人。肉孜来叫丈夫去火并，她除了担忧丈夫会发生

意外，心里也暗暗祈祷：“胡大，让那个库尔班阿里恶棍，明日里死在马刀下吧！”

少年耶尔扎达，因生活在曾经是骑士的哈力身边，他几乎是在马背上长大的。草原上多少次赛马，因他年小体轻，每每是中选的骑手，而他每一次参赛，都是奏凯喜归，他的骑术，深得哈力赞赏。他知道明日的火并将是一场恶战，暗下决心，要保护爸爸的安全。于是，他偷偷出去，暗自借好了一匹善跑的白马，备下两把刀子。

当耶尔扎达走进自家的毡房，放下小摇床，哈力突然从铺上跃起来，握住他的手，喷着满口酒气道：“……去找老爷，劝阻他……遭难的是穷兄弟……那可是惨哪……”说着便去掀那毡帘，一股寒风迎面吹来，哈力的话还没说完，便直挺挺倒在耶尔扎达跟前。

耶尔扎达大惊。这时，捷朵娃走上来说道：“你爸是喝醉了酒，一阵冷风就把他吹倒了。”哈力被妻子和儿子抬到花毡子上，又鼾声大作。耶尔扎达望着父亲烧得紫红的脸膛，心中涌起一阵酸楚，想起父亲常讲的两部落火并的惨状，全身一阵战栗。他知道，凡是被确定参加火并的，为了驱逐烦恼，都是要大醉一场的。他们谁愿意去无故送命？不去火并，也要死在首领的刀下，火并反而能死里逃生。扭脸再看一眼母亲，捷朵娃正在默默地祈祷。耶尔扎达实在累极了，躺在父亲的身旁，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……

胭脂溪飞卷着粉红的浪花。两岸的白花、黄花、蓝花、紫花，飞溅在白龙、乌龙两部落的马蹄下。白骏马、黑骏马在溪水中相接混战，马嘶声和着马刀的铿锵声，将骑士的声声呐喊举向半空。马刀在烁烁的阳光里滴着血……溪水被血污染红，黑骏马被骑士的脑浆溅白……溪水被死难的骑士、骏马堵塞了，筑起了一座尸桥，白龙部落的首领库尔班阿里乘一匹白雪神驹，立在尸桥北端；乌龙部落的首领萨曼乘一匹黑风神驹立在尸桥南端。二人眼喷血光，马刀上各挑着颗滴血的人头，举在半空。库尔班阿里道：“黑妖贼，快

把冰葫芦温泉乖乖交出来，滚到没有水草毡房、没有骏马羊羔的天边，再也别回头，免得我挖你的心肝做抓饭！”说罢，将那马刀尖上的人头，一甩臂高抛至半空，落在溪中溅起一层血浪。萨曼大吼一声，把那马刀高挑的人头重重击在库尔班阿里乘坐的马头上，高声骂道：“你这胡大的粪便脱成的白秃驴，还不把你的金葫芦草场还给我，你从哪儿生出来的，还从哪儿缩回去，别让我挖了你的眼珠喂我的狐鹰！”这时，哈力骑一匹白龙驹，光赤着脊梁，黑黑的胸毛拂动着，扬刀拍马，踏着尸桥冲杀过来。萨曼一声冷笑，抛出了套马索，将哈力拦腰套住，用力一拉，钓鱼一般甩到自己身后。哈力重重摔在溪岸上，被乌龙部落的人五花大绑捆了起来。耶尔扎达见父亲被俘，也骑一匹白龙驹沿尸桥冲杀而过，同样被萨曼的套马索“钓”去了。捷朵娃失了丈夫又丢了儿子，呼喊着的披头散发踏着尸桥过来救亲人。萨曼见她长得漂亮，便用套马索“钓”进了自己的怀里，紧紧搂着。库尔班阿里见白龙部落连失三人，拨转马头败下阵去。胭脂溪上游，洪峰如猛狮一般呼啸扑来，尸桥眨眼间倾塌了。

三棵木桩中间，架起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，哈力、捷朵娃、耶尔扎达均被剥得赤条条分绑在木桩上。萨曼咕嘟嘟饮了一碗酒，啃了一条烤羊腿，抹一抹嘴，从花毡上站起来，走到三棵木桩前，冷冷一笑道：“白龙部落的人被我俘了，都要裸身三日示众！”说罢，弯腰在火堆上捡起一根燃烧着的木棍，先走到哈力跟前，言道：“勇士，你这么孝忠白龙部落的主子，库尔班阿里派你来领赏了，看看我给你的赏！”萨曼举起燃烧的木棍，贴近了哈力的阳物和胸部，立即卷起两股白烟。哈力怒目圆睁，高声大骂萨曼是一条没有人性的野兽。萨曼只报以冷笑，接着又走到捷朵娃身前，脸上掠过淫荡的笑影，在她的双乳上各拧了两把，捷朵娃闭着眼睛，向萨曼的脸上狠狠地啐了一口。萨曼冷笑着，那火棍立即向她阴部贴去。又一股白烟升腾起来。耶尔扎达眼冒金星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听父母齐声